

诗歌

一朵火焰向我靠近
(两首)

□ 谢文峰

去煤矿上班

去宝鼎山煤矿的路上
阳光
被火点燃
煤堆的心事
储存在火焰的光芒里

我坐在通勤车里
看见
一辆辆拉煤的车
在兴奋的时候
醒来
无拘无束一路喇叭
喊山的号子伸向矿山的鼻子
把风沙的涟漪
涌进
通勤的硅肺

沿着弯曲的矿山公路而上
就会看见采煤的老矿工
和矿山雄壮的脊背
阳光的源头
我听见那些勤劳的喘息和汗水
在风中滋长

煤堆
在阳光的光芒里生根开花
起居安息
种植炊烟
这要感谢通勤车和这路面
把矿山的希望和梦运载
把矿山的喜悦和欢笑运载
把一次次美丽的祝福运载
来也风火
去也铿锵

去煤矿上班
煤堆的心事
被火点燃

能量的花朵在扩散

岁月如风,我的歌声飘进风中
一盏灯,挡不住寒气的进入
那双沉思的眼睛呵
正点燃
另一双沉思的眼睛

远处
一朵火焰慢慢地向我走来
胸膛中
有一朵能量的花朵在扩散
靠近欢乐的翅膀
靠近歌声的羽翼
一朵火焰
把瞬间的寒气拍打
驱赶

那一夜
埋头苦读的那柄锄
从结结巴巴到挥洒自如时
黑色的精灵
看见了阳光的高度
看见了奔腾的火焰
叮叮当当的铁锹声和沉甸甸的喘息声
飞进暖暖的煤层飞进暖暖的土壤

呵
矿山的三月
一次次被火焰唱响
一次次被花朵摇红
一把竖琴
走在矿山的弦上

作者单位:攀枝花市大宝顶煤矿

矿工和煤的情缘

□ 岳建忠

只有熟悉了煤
你才能读懂矿工的性格
只有热爱了煤
你才能体会到矿工的快乐

每天下井时
那种兴奋急切的心情
就像去赶赴恋人的甜蜜约会
八百米深的地下世界
常常让他们梦魂萦绕荣辱皆忘
是的,地下阴冷、黑暗和潮湿
没有湖光山色鸟语花香
工作繁重而单调

每天不是流汗
就是流血甚至死亡
可祖国腾飞梦想
离不开这些闪亮的乌金啊

那纯净的火焰
能温暖每个人的心房
我曾仔细观察过
那些或大或小的煤块
都不具柔润圆滑之状
一块块棱角分明的本色
和我们的矿工是多么地相像
不善言辞
却有着火热的感情
只有燃烧时
你才能欣赏它崇高的光芒

每天和煤形影不离相亲相爱
一身温暖的黑
互相传染
满腔博大的爱
相互支撑
深入骨髓的情感
能焕发出移山的力量

今生今世哪也不去了
一种神圣的使命压在双肩
浑身的骨节
嘎巴嘎巴直响
顺着盏盏矿灯的指引
一双双脚步迈得匆忙而义无反顾

像鸟儿飞上了蓝天
像鱼儿游进了汪洋

凝望一块煤
一副大智若愚的神态
不急不躁
显得那么雍容、大气、内涵浑厚
亿万年的静心修炼
还有谁能做到
深陷苦海
却不甘堕落志向远大

黑色的火焰蓄满内心
依然静如处子
浓缩地气之精髓
远离虚伪与浮华

双目紧闭
如一首流传千年的史诗
金口一开
就是满嘴圣洁的莲花
胸怀大德
却隐于黑暗的角落
一生的心血
期待着汹涌的爆发

和煤久久对视
周身无可掩盖的佛性
让深陷俗世的我
常常深感惭愧而努力自拔

作者单位:同发东周窑煤业
公司主井原煤皮带队

随笔

我的第一个夜班

□ 刘永军

我在煤矿从事井下工作 13 年了,深深体会到了煤矿工人的辛苦。他们长年累月地深入百丈井下,漆黑的巷道,特殊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与顶板、水、火、瓦斯、煤尘做斗争,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说句实话,煤矿的夜班是最熬人的,和矿工们聊天聊到夜班这个话题,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最不愿意上夜班了。矿工们身处百米井下,四处是煤壁,漆黑的巷道里除了机电运输设备,就是与矿灯、矿工们的陪伴,这是煤矿工人的生活,也是煤矿工人的工作需要。

如今,我已经渐渐地适应了煤矿生活,难免会对以往那些往事进行回忆,煤矿上的第一个夜班让我终生难忘。

煤矿实行的是三班倒,早班中班夜班,也有中夜班两班倒的。中班还算好上,最起码晚上能睡个囫囵觉,人也不累,虽然忙忙碌碌,但是还算是轻松的。

我与煤矿结缘,是 2010 年,我被分配到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通顺公司掘进区。随即,我经过简短的岗前培训,领到了带反光条的蓝色工作服、安全帽、矿灯、自救器、矿靴,真正成了一名矿工。记忆当中,第一次入井是个夜班,也许是没下过井的原因吧,对煤矿井下有着好奇感,特别得

散文

守春

□ 王晓伟

外面春光正好,却似乎抚慰不了露儿的心,尽管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般念念不忘。我曾尝试着做些什么,但一切又好像都是徒劳。所幸,一张沙发与其依窗而望,见细风拂柳,轻轻摆动,摇曳着回忆,直到思绪涌动。

那年,我在城里的新区买了房,父母告诉我身处新的地方,要多与亲戚朋友们来往,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那日,我特意驱车十几里到老城区拜访了一门亲戚,他们是早些年进城的,热乎的聊天中谈及其家里的金毛犬,名字居然叫“富贵”,寓意着要大富大贵,其实就是主家的一个意愿,想着图个吉利,至于滑稽的感觉自是没觉得。

当时,富贵育有一子,和亲戚聊得投缘,说啥非要将其送给我。那小小的金毛犬倒是可爱,胖嘟嘟的就像个婴孩,据说它还有一个姐姐,只是富贵生养时不幸夭折,只留下这么一个得以满月。离开时,富贵显得很是不舍,它立起身子扑在我的腰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映射着它的孩子,而我怀中的小金毛更是叫个不停,低着头用力向母亲伸去,那幕母子别离时的场景我记忆犹新,心中更是产生了怜悯。

亲戚说哪个孩子长大了不离家?再说家里已经有了富贵,能给它找个尽心的人家岂不更好?这话倒让我下定了决心,直到离开时,看着身后不停叫着的富贵,以及挥手送别的亲戚,我在纠结中缓踩着油门,直到融入了街道,穿入了车流。小金毛在后排的座椅上望着窗外,叫声亦被城市的喧嚣淹没,而我想到的场景,便决心要将其养好,也算是城市里有了个玩伴,并思考着给其起个名字。

“露儿”可爱又灵巧,这是我想了几天的名字,好在半个月来它有所适应,知道了是在唤自己。之后,精品狗粮、漂亮狗屋,各种玩具,亦算应有尽有,只是我的时间不富裕,白日上班只能晚上陪伴。也正因此,它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欢畅,倒是乖巧地趴在自己的小屋里,只有我回来时才显得有些高兴而已。直到一日,富贵竟然出现在

兴奋。父亲是煤矿退休工人,他再三叮嘱我干煤矿工作必须休息好,尤其是上夜班,休息不好,井下就会犯困。干活时容易出事。我牢记父亲的安全嘱托,因为或许兴奋了,反而让我彻底睡不着觉。我辗转反侧地躺在床上,翻看手机消磨时间。

我们的夜班是 22 点要开班前会,好不容易熬到了 21 点,我赶紧起床吃了点饭,然后步行 10 分钟到矿上,在职工食堂买了两个烧饼,一瓶矿泉水(带到井下的班中餐),来到掘进区值班室开班前会。

开完班前会,换了衣服,在老工人的带领下来到井口,乘坐罐笼下井,到了掘进工作面,还没怎么干活呢,这瞌睡劲就上来了,大脑开始一片混沌,手脚不听使唤,走路都觉得昏昏欲睡的。班长看出了我们的状态,再三叮嘱我井下不要睡觉。作为老工人,早就适应了夜班生活了,他就不停地使唤我们新工人干这个干那个的,忙碌起来了,人反而清醒了不少。

可到了后半夜,困劲还是上来了,我强打精神,不停地干活让自己不瞌睡,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井,真正体会到了夜班是真的难熬。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辛安矿

我家楼下,要不是楼上的邻居们告知,我怎会知道它在这里叫了一日。后来打电话询问,原来是亲戚前来,见我没在家就回去了。当得知没什么要紧之事后,我才放下心来,只是屋里的露儿哼叫着,它一定是见到了母亲,即便夜深人静,依然望着窗外,尾巴更是摇个不停。果不其然,小区花园的柳树下,富贵就躲在那里,见我领着露儿前来,便一个箭步跳了过来,两者相间互嗅着味道,露儿低头依偎在富贵的身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情,看得我不由得动容。

自那之后,露儿开心了不少,富贵更是夜夜前来,很难想象这十几里地的路程它是怎么走来的。为此,我借着休息的假日,陪着露儿和富贵一起穿梭于街道,在富贵的引领下露儿知道了沿着绿化带走,避开行人和车辆,母子俩就这样徒步在两家之间。直到我见到了亲戚,他们亦被母子俩所感动,我们商量着在各自的家里为其又准备了一个狗屋。

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富贵却将生命终止在了道路上的绿化带旁,那样子好像是被车辆撞击所致。待听到亲戚打来的电话后,我立即驱车前往,看到守护在一侧的露儿,它就那样低头紧贴着躺着的富贵,不让任何靠近。直到我尝试着慢慢抚摸其背部,它低垂的耳朵才动了几下,我再次尝试着低语安慰,看到其尾巴摇了下,才将富贵抱起,直到将它葬在了那个春天。

时光荏苒,转眼就是多年,我有了妻子,有了家庭,可露儿却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它总是那样像个“闷葫芦”,只是偶尔在我假日里带其出去玩耍时,才会显得兴奋些。为此,我和家人没少努力,不管是吃药还是打针,看了再多的宠物医生亦是如此。这日,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清晨,露儿依窗而望,在它水汪汪的眼睛里好像闪动着什么,也许是那抹不去的记忆,我亦是这般静静坐下,陪它一同守护那正好的春光。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冀中股份新三矿